

搬书

晓蔚

每次搬书,都思索着,有没有搬脱之举,省却劳顿之苦?一阵思索,回到现实,别无良策,唯有付出时间和精力,方可解决。

我的藏书随着书房的增大而增加,几册、几十册、几百册到成千上万册,书柜也从几个,到十几个、几十个,即使这样,书房、书柜也赶不上购书的速度,如同城市道路扩容无论怎样使劲,也赶不上车辆车流的增长。满柜的图书,看着养眼,闻着墨香,读着润心,甭提多来劲儿。

我的藏书主要来源三部分,一为家传,二是自购,三来赠与,集中在社科、历史、军事、文艺、人物传记等方面。

家传部分数量有限。开国大典前后,父亲买了许多的书,有上千册。他是学西语的,先前在北京汇文中学就读时,接触进步思想。领袖著作自不待言,诗歌小说、医学类、字典类、知识类的年鉴均在他的视野中。这些书随他辗转武汉、重庆、川南、川东、成都等地,舍不得丢弃。当年离开北京时,他曾为书的去处发愁,咬牙挑选了少许必带的,其余存放在亲戚处,待工作安定后,让他们陆续寄回了一些。这些书和后来添置的书,成了父亲心灵的安栖地。但是几套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百衲本”《二十四史》、《鲁迅全集》、《辞源》、万有文库之《国学小丛书》、新中学文库之《百科小丛书》等书,都意外丢失,这让父亲一直感到遗憾。

“百衲本”《二十四史》,是在张元济(1867-1959)主持下,广搜博采各史善本,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摄影制版技术,呕心沥血十余年始告竣工。因选用版本年代久远而残缺不全,编者通过许多版本相互参校,补缀,如僧人之“百衲衣”,故而得名,显珍罕。这套书是父亲的挚爱,每次翻阅,他都先擦桌、洗手、戴手套,然后取书,用鸡毛掸子掸灰、置于桌前,小心翼翼,从不随意。《鲁迅全集》(1938年6月版)也是父亲心仪的。这套书由蔡元培作序,许广平题跋,内有许寿裳先生写的鲁迅年谱,计600万字、20卷,分为纪念本和普通本两种,是中国最早出版的《鲁迅全集》,纸张为竹纸,真金滚顶口,深蓝线绒封面,外套为柚木双层书箱,阴文镌刻“鲁迅全集纪念本”,系蔡元培题字,编号印制200套。硬精装,每册版权页上都贴有鲁迅全集的白文版权章藏书票,极为精善,也是最为权威和系统的鲁迅全集珍本,存世极罕,在当时就颇具收藏价

值,甚为宝贵,为图书收藏界难觅的珍本。父亲珍藏的是纪念本,中学毕业时祖父用了不少心思,费了不少周折购得,提及它,父亲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我百听不厌。幼时在父亲的“监督”下翻阅,版权页贴一小块宣纸,上揪鲁迅朱红印章,至今印象深刻。

上世纪60年代,许广平先生捐赠给绍兴鲁迅纪念馆一套1938年版的《鲁迅全集》纪念本,编号为180,当时就被列为国家二级文物。十多年前,我到浙江出差,因敬仰鲁迅先生和这套全集,好友悉心专门陪同前往,久睹详观。书经典高光,风采依旧,品相甚佳,如先生雄文,穿越历史隧道,传世久远,照彻读者心灵,历久弥新。2009年11月11日上午,鲁迅先生挚友许寿裳的小女儿许世玮和她的表弟陶振麟,也将一套1938年出版编号24的《鲁迅全集》纪念本,捐赠给了绍兴鲁迅纪念馆。鲁迅研究专家徐东坡说,许世玮、陶振麟捐赠的这套《鲁迅全集》纪念本,弥足珍贵。父亲收藏的那一套呢?回家后,我曾问父亲:“咱家的那套《鲁迅全集》编号是多少?”无奈时间久远,父亲已记不清了。父亲常说他是心中无“数”,从不记得具体数目,比如每月发工资,统统交由母亲打理,他是领,不清点;“缴”,不看币;花,不计数;没有了,再找母亲要,落得个撇脱。

父亲购书时有个好习惯,往往会在扉页或衬页上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这批图书能失而复得,大抵得益于。父亲与我用自行车驮,用三轮车运,兴奋一阵,折腾一阵,终将书搬回了家。拂去图书上的灰尘,一本本地码好,小心翼翼地装进书柜,居室豁亮了,天地也大了,我们又可以安心读书了。《世界知识手册》(1954年)编辑委员会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年3月印,硬

精装,封面稍有磨损褪色,书脊面陈旧;《百炼成钢》(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艾芜先生创作,在父亲的引导下我喜欢上了这本书;《古代诗歌选》(少年儿童出版社1961年版),小时候我能大段地背诵《木兰辞》;还有一本《内科学》(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2月版)比较特别,父亲在书的衬页上记载着“购于1956年患肝炎恢复期”,当时,繁忙的工作让父亲无暇顾及病痛,直到严重了,才匆匆回成都治疗。曾问过他当时的想法,他说想了解一些医学方面的知识,才能与病痛和睦相处……这些书封面设计或朴素或典雅或庄重或活泼,散发出令人迷醉的气息。

自购数量众多。受父亲的影响,求学时,吃得随意,穿得简单,从衣食上节约。从前,看完一本再买一本读,也不耽误事儿,一是书少,二是购买力有限,在新华书店里,看书的多,掏钱买书的少,隔阵子再去,那书还在书架上。不知从何时起,新书越来越多,好书却愈发少见,遇若不取,则必然后悔。即便这样,好书也会擦肩而过,许久都买不着,悻悻然。怎么办呢?一有空就逛书店,频频下手,工资的一半基本用于购书。1989年,在成都人民南路新华书店,隔柜见《鲁迅全集》,真是喜出望外。这套《鲁迅全集》是1981年版、16卷本、纸面布脊精装,这一版已经是第四次印刷,分卷定价,总计125.23元,当时我的工资才130多元,仔细阅读相关信息,翻看首尾两卷,手一擦,牙一咬,心一横,就是它了!佳作佳品,得偿所愿,欢喜之极,此后数月,生活极简。

渐渐地,小书架变成了大书柜,窄书屋做成了宽书房。妻子总是提醒书要周围团团转摆放,均匀受力,免出状况。日积月累,竟然有了好几万册,横躺

竖立,挤满书柜,一时半会用不上的在翻阅登记后放入纸箱,有两三百只。平日里查找不便,遇迁居更为伤脑筋。书存放分三处,老屋、新家、办公室,每处都少不了上万册,直至有可能危及房屋的安全才忍痛清理,每次都极不情愿,但又无可奈何。前前后后,捐赠了三万多册图书出去。

书是用来读的。读之、爱之、藏之,欢天喜地戳上印章,慢慢品之。书房存有不少现当代大家的签名著作,如巴金、马识途、王蒙、陈辽、莫言、叶永烈、濮存昕、吴小莉、于丹、阿来、麦家、徐贵祥、梁平等,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就有好几位呢!有的作家还将自己所有著作的不同版本赠予我收藏。巴老分别于1987年、1991年,亲笔签赠于我《探索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12月版)和《讲真话的书》(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年5月版),我将之始终置放于家中醒目位置。

因工作缘故,我与作家、艺术家交往的时间长,每年都要组织或者参加多种笔会、采风等活动,久而久之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愿意与我交往,同我交心,听我讲述。他们中的不少人,在自己的著作出版后都签名赠予我,我也十分珍惜这种缘分,珍惜他们的劳动成果。

书籍是照进单调贫乏的现实生活的一束阳光,名著是经过历史积淀和考验的经典之作。作家的著作是艺术的精华,也是文化的精华。置身其中,可以经历不曾体验的生活;游弋其中,可以驰骋于浩瀚的宇宙;交流其中,可以获得无数智者累积千万年的人生经验……他们的著作,我大多读过,真正获益。

书,还没有搬完,还在整理的过程中,在烦恼并愉悦中又度过了一天。

四川作家苗勇的《晏阳初》是一部50万字的长篇人物传记,全书以晏阳初一生拼搏奋进为主线,以其所推动的平民教育、乡村建设运动实践探索为副线,以爱国、爱家、爱平民的深厚情感为辅线,艺术性地再现了晏阳初匍匐于大地、俯身于泥土、躬耕于陇田,无私奉献于中国和世界劳苦大众的史诗般的传奇一生。

从1918年到1990年,70余年间,晏阳初把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推向世界,让人类共同富裕。

青年晏阳初在法国服务华工,在这期间他认识到,“苦力”虽“苦”,但身上却潜藏着巨大的力量,只因缺少受教育机会,这种力量得不到发挥。晏阳初用“脑矿”来形容他的这一发现,他在这些“苦力”的身上看到了希望,并立志为发扬“苦力”的“力”奋斗终生。

晏阳初1920年回国,当时五四运动之后各种思潮风起云涌,革命正在酝酿之中,彼时的中国,有85%的人不识字,而晏阳初的工作,就从“除文盲”开始。他首先从中国众多的汉字中挑出1000个常用的,编成《平民千字课》作为教材,然后分别在长沙、嘉兴、烟台几个城市进行扫盲试点,成效卓著。

1923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在北京成立,晏阳初任总干事,以后几十年,直到新中国成立,晏阳初一直以这个身份开展工作。平教会成立后,晏阳初的工作重心逐步从城市转到农村。1926年以后,晏阳初以河北定县(今定州市)为根据地,以县为单位,开始了综合的社会改造实验,即“定县实验”。“四大教育”“三大方式”是对“定县实验”较好的概括,即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联锁并进,学校式、家庭式、社会式统筹进行。其逻辑是,农村的问题不是某一个方面的问题,是全局的问题,不能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必须谋求综合的解决之道。

晏阳初认为,教育是根本之道,所以“定县实验”的核心只有两个字:教育。但教育不能孤立存在,必须与建设合谋,教育为建设服务,建设反过来促进教育。所以我们会看到“定县实验”中更多的是建设工作,比如品种的改良,灌溉工具的改良,棉花购销合作社的组织,乡村保健室的设立,而教育则蕴涵在这些建设工作中。

在“定县实验”最鼎盛的时候,定县聚集了近500位知识分子,其中有60余位是学有专长的归国博士、大学教授、校长等,所以当时晏阳初领导的平民教育运动又被称作“博士下乡”运动。而让这些富有创造力又思想独立的一流人物在一起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晏阳初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逐渐让他们明白什么是服务和自我牺牲的精神”。

1990年,晏阳初逝世,享年100岁。

苗勇说:“当我们回望历史时,我们感谢晏阳初先生,他为我们留下了220余万字的乡村建设和乡村教育文献,也留下了无数感人事迹,他提出从事乡村建设必须要有团结精神、实干精神、创造精神、忠诚精神、战争精神、拼命进取精神、百折不挠精神、自由独立精神、不可征服精神和廉正勇勤精神等,对于推进当今的乡村振兴和农村教育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当品读这部书时,我们不由心生敬畏。我们必须珍视这些遗产,结合当今的乡村振兴实际加以批判继承,取其精华,充分汲取历史经验和智慧,更好地推进乡村振兴事业。任重道远,我们更应该仰望星空、展望更远的未来。

感谢作者,为这个伟大的人物和这个伟大的时代写了一本好书。

评苗勇长篇传记《晏阳初》的现实意义

李秀东

家中有摞另类书

张家禄

书是养气之物,家里有几柜杂书翻翻,确是件爽心快意之事。我的几柜杂书中,有一摞颇为另类,它们既无书号,又无印数,更无标价,连页码都是成“集”后才添上的。其实这是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文章,分类粘贴而成的本子。

这摞自制的书,把我带入了一个多彩的世界和炫目的天地,别看它们在我的书柜中尚属“少数派”,我确格外偏爱,从不轻易示人。

我剪贴的这些书中,有一本我取名为《深度思考》,其中有一篇《谁威胁了我们的安全》,读罢文章,引人深思,文章的结尾很有意义:“要发展就得讲科学发展,讲和谐发展,讲友好发展,讲提升

幸福感的发展”。说到底,安全还是系于我们人类自身手中。那篇《今天,我们这样做父亲》,提出的问题也值得为父者警觉和深思:今天,我们真的做到了三个“便是”吗?这三个“便是”,一便是理解,二便是指导,三便是解放。眼观当下,反思自身,这还真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感悟中的片言偶得,只要发自内心,坦露真情,都有一种让人亲近之感,都能拨动你我心弦。不是那种大而泛的话语集合,不经意间细语流露,叙一事之情,道一景之妙,悟一物之理,却有一种别样的韵致。我把这类小文归类整理为《感悟

生活》《时空隧道》《夜的哲学》等,随时翻检,真还时有所得。迟子建的《伞》,记叙了拒绝母亲好意之后的追悔和愧疚;陈染的《人造花园》道出了对城市人造景观的反感:“作为我个人的倾向爱好,我更喜欢那种多一些大自然的本色,哪怕是多一些粗糙的大自然的纹理。我们现在的城市,已经是一座人工雕琢的产物,钢筋水泥的不自然性和俯拾皆是的人文景观,显得过于细腻、精致、甚至由于过度的装饰性而不太真实”;还有一篇《敬了就好》写得极富哲理和诗意:“感念天地雨露,日月光华,感念父母兄妹,同事朋友……唯有感念尚存,才觉苍天有眼,世人有情,人生有幸”、

“尤其是敬畏,面对天地旷远而敬畏,面对真理奥妙而敬畏,面对人民载覆而敬畏,面对法纪威严而敬畏……”读到这类句子和段落,我会忍不住把它摘抄在自己的小本本上。如今我也不时在报刊上发表一些感悟人生的短文,还经常收到老友认同的反馈信息。

另类书里的短文读来也有意义。我以其中的《收藏是件深情的事》一文作为书名,现已贴了好几本了。读收藏,也成了我晚年生活中的一乐。对收藏,我是心向往之。鉴于其中的学问之深,我迟迟不敢下“水”,总在“岸”边打望。这类文章读多了,亦时有所获。“岸”上打望,也别有一番风情。于此,我还有了自己的收藏观:收藏玩的是一种

心性和回忆,玩得理智,玩出雅兴,玩出品位,才能玩得持久。

剪报成“书”,自己做“书”,其间有我的喜好,我的兴致,我的心血。你说,我舍得轻易借人吗?

自己做书,其乐有二:一是自取书名,独享其乐,不愁印数,不忧发行,还有一种成就感。其二,自“做”精神餐,日积月累也能省下不少钱。从收藏角度看,这摞自贴的另类书,是拿钱也买不来的绝版啊!



知识之窗

慈诗贵 撰

